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A Project Funded by the Priority Academic Program
Development of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国家文科基地班小说创作课

郭平 主编

构虚八集

世界更是需要青春之眼重新观看、文学之心重新布置。

江苏人民出版社

郭平 主编
谢佳 副主编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国家文科基地班小说创作课

构 虚 八 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构虚八集/郭平主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214-20097-6

I. ①构… II. ①郭…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7104 号

刻舟书系

书 名 构虚八集

著 者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科基地班(2013 级)小说创作课
主 编	郭 平
副 主 编	谢 佳
责 任 编 辑	周晓阳
装 帧 设 计	solelevant@163.com
责 任 监 制	王列丹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0097-6
定 价	3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骆冬青

年华似水，浮生若舟。

人类最初的文字，或即来自有意无意的刻画。是为了给生命留下痕迹，不甘雪泥鸿爪的泯灭？还是为了生命与生命的交流往来，抗争时空的限制心灵？无可追溯。刻痕在何时变成了“字”，组成了“文”，“人”，由此才越来越成为“人”。这，则是可以肯定的。

古人云：仓颉造字，天雨粟，夜鬼哭。古诗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西方哲人云：语言乃存在之家园；人是符号的动物……

生命之舟上刻画的痕迹，就成为生存的寄寓，成为创造的运演，成为文化的密码，成为人从自然世界挣脱之后的“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构成元件。

由此，产生了“说文解字”的学问，催生着“文心雕龙”的创作。

汉语言文学的大学教育，其根本意义正在于此。一方面，是对汉语言文学既有成果的解读、探索，借此，展开一个个奇妙、精

微而又普遍、博大的“世界”。是谓“说文”与“解字”。语言学与文学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上，逼近着相同的目标。另一方面，是“雕龙”的“文心”。世本无龙，屠龙之技注定无所用；但于虚构的神楼意阁上雕龙，画龙而点睛，人类生活中终有龙飞凤舞的神奇世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文心”的“雕龙”，是人类心灵不甘束缚于现实，勇于怀想天空、凌空蹈虚的天马行空般大精神大智慧的创造。于是，人类才拥有“心有天游”的浪漫与超越，精神的大自由大解放才推动着文化形态的神奇嬗变。“文心”实乃“人心”最为精要的内容。是故，古人不无神秘地宣称：诗乃天地之心。司马相如才貌似狂妄地放言：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文心雕龙”，正是文学创作从神思到情采、从原理到功用的精辟说明。

然而，大学“文学院”教育与艺术院系教育的一个重要差别，莫过于创作的缺位。对于热爱文学的求学者不啻惊雷的断喝，就是大学中文系不是学创作的，甚至是不提倡文学创作的。“说文解字”是正宗，而“文心雕龙”是小道。本应是第一义的文学创作，反而在教学中被贬入冷宫。殊不知，简单的道理是，没有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何所凭依？

中国大学史上曾有诸多文学大师在“中文系”任教，培植“灵根”，播撒“情种”；许多一流的文学、语言学、文字学研究者往往自文学创作“转行”，别辟学术新境，卓然树立风范。如王国维、鲁迅、闻一多、周作人、陈梦家，等等，等等，均将文学的激情与想象成功地融铸到学术探索之中。国外大学则多聘请著名作家任教，开设文学创作课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前辈学者唐圭璋、孙

望、吴调公、吴奔星、常国武等先生，亦兼善文学创作，重视文学创作的“文心”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本来，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莫过于“以意逆志”，还原创作者的心态意向；具有创作的体会，或至少有“拟创作”、“内幕仿”，才可以真正求得“文心”。而这一点，在日渐僵化冷漠的学术体制中越来越被挤压窒息。创造精神的枯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精神的生机丧失。

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正挑明了创造性思维对于一切科学文化探索的重要性。

本于是，我们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激活本土资源的淀积，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基地”开设了写作系列教程，以文学创作为中心，着力提升创造能力与表达能力，冀与语言文学的研究性学习构成飞翔的双翼。

本书系有课程的现场呈现，亦有历年师生创作成果的汇集。无疑，水平或有高低，课程或有不足，但亦有卓然成家的创作者显示实绩，更有不必妄自菲薄的诸多探索。谨此呈现于读者之前，以求砥砺，以求鞭策。

刻舟求剑，虽迹似愚妄，但有求剑的真心真意在，自有不容非笑者存焉！

无论如何，我们留下了生命的痕迹。

是为序。

序

郭 平

教这门课，不觉竟教了十年了。

文基班的每一届学生都在大三开始学写小说，都是二十岁这年。时代或许有这样那样的变化，而青春其实并无不同，世界本质上似乎也并无不同。

然而，文学不应该重复。世界更是需要青春之眼重新观看、文学之心重新布置。可以这么说，世界虽然只有一个，但对世界，需要文学予以想像性的发现与解说。如果不是这样，世界就是陈旧的，青春也是陈旧的。

目 录

总序	1	骆冬青
序	1	郭 平
他吐了一口雪	1	曹瑛蕾
熬不到春天了么	10	陈佳任
两种盖饭	21	陈立人
洪水猛兽	52	陈慕华
血色绝望	60	顾 蕾
痴子、疯子和傻子	67	顾宇玥
望乡	76	江之源
欺骗	95	李 根
回乡偶书	108	李 辉
逐人梦	124	刘 铭
第 21 节车厢	135	刘 铭
同生	144	卢 璐

不要到河边去 157

鱼肉 166

人间一夜 182

众生平等 191

榴花意吉 203

哥哥 213

小故事 224

梅与寒 232

河坝 243

一场遗忘 249

无题 254

温情告别 261

再生记 268

陈老太 281

出口 290

租客 301

村庄与老头 314

101 324

陆 烨

时 悦

史笑添

田 烨

童佳颖

王菲尔

王俊亚

王旭文

夏 悦

谢 佳

徐晓荻

张 烨

张 颖

赵海燕

赵枝一秀

周婷婷

朱 琳

朱琰璞

学生创作感言 337

他吐了一口雪

曹瑛蕾

1

夏天，烈日炎炎。

街上行人很少，多的是被烤化了的蝉藏在树影间嘶叫。从街的这头望过去，商铺大多都关着门享受冷气，偶有几间门户大敞，几个上了年纪的店主软在藤椅里，有气无力地挥着蒲扇，汗水一粒粒地往下淌。

无论是对谁来说都是个再寻常不过的夏日正午，如果可以把现在杵在街角的那个年轻人除外的话。他头顶着太阳和乘凉者投来的视线在那儿动也不动站了挺久，久到那掉落在地上的冰棍儿慢腾腾地化成一滩糖水，再嘶嘶地蒸发干净，久到街边的几个大妈按捺不住心下的好奇，甚至想凑过来看看这凝固了的年轻人究竟是不是尊雕塑……年轻人终于动了一下。

几个刚离开位置的大妈又一屁股坐回去，互相交换了几个失落的眼神：哦，他会动。

年轻人倒是毫无反应。他的目光全落在自己的手上，一星半点

都没分给旁人。

手心里是一滩水，凉丝丝冷飕飕的，没一会儿就烧热了，也没人知道那汪水是汗珠的聚集，还是雪片化在了掌心——他这么想着，低头一瞧，水里还漂着几点没化完的晶体，上下浮沉。六角形，半透明，又白又冷，指头搓起来粗粗沙沙的像盐粒。毫无疑问，那就是他刚刚吐出来的东西，呕吐物从他的胃肠里滚上来，流经食道喉管，再撬开牙关的壁垒落入掌心。

他捧着他的呕吐物，他吐了一口雪。

2

“你说，你吐了一口血？”

“嗯。”

“吐血的原因有很多种，青霉素过敏吗？我建议你先做个皮试。”

“……是雪不是血。那个字的念法不对。”

医生总算是愿意把自己的视线从计算机屏上挪开来了。他上下打量着年轻人那副诚实的面孔，年轻人也上下打量着他的计算机屏幕——四种花色的蜘蛛纸牌，而医生刚刚准备开始新的一局。

“你知道这间医院隔壁的医院吗？”医生询问他，“就隔着一条街，大楼更气派，护士更漂亮，办公室条件也比这里好得多。”

年轻人皱起了眉：“那是间精神病院。”

“是的，我觉得你需要那方面的治疗。”医生拿手点了点自己的脑袋，他沉吟了一会儿，看起来像是在小心地斟酌着用词，“我们的医院……我是说，我只是一个值班的，没法给你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帮助。”

“我不是神经病，这是真的。”年轻人的话尾带了点微不可闻的怒意，任谁被怀疑都不会开心，特别还是在遭遇了这样超现实的事情之后。“在三条街之外，离公交站台只有十步，我吐了一口雪。”

医生叹了一口气。

“就算你说得都对，你能拿什么来证明你话语的真实性呢？”

“你随身带着你的呕吐物——抱歉，我是说你吐出来的雪。你带着它吗？”

“谁能证明那是你吐出来的雪呢？我需要的是证据，或者说，现在就在这里，你能给我吐一口雪吗？”

一切言语在事实面前都是无力的，年轻人从没像这一刻那么憎恶过自己的笨嘴拙舌，他的舌头和牙齿打着架，互相都在扯着对方的后腿。如果他能言善道，他一定可以编出点漂亮话把这一切都糊弄过去，而不是像现在尴尬的站在办公室里，隔着条街就是市里最有名的精神病院。医生的话说的不错，任谁处在那个位置都会这么觉得的，如果他是医生，他也会觉得面前这个混小子大概是被大太阳烤晕了头，逮着个人就开始说些不知所云的胡话——所有人都只相信自己看到的東西，和乐意探听一切猎奇事物的耳朵相比，眼睛靠谱多了。

那个一脸懒散模样的医生又开口说话了，他早就回到了自己的

办公桌后面打开了扫雷游戏：“我建议你忘掉它，回去睡一觉。医院门口有个卖瓜老头，西瓜又大又甜又便宜，建议你吃点瓜冷静一下。”

他看着年轻人有点儿难过的表情，好心补了一句：“我相信你说的话。”

“我今年的研究课题还没有定下来。”医生话头一转，说起了毫不相关的事情，年轻人看了他一眼。“不光是我，还有这间医院的很多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遇见过什么有趣的病例了。”

“你看，你——某个送到我们眼前的案例。好奇心是无穷的，谁见过会吐雪的病人？谁都没有见过。就没有人会好奇吗？你的大脑里有什么特殊的区域？你的消化系统在哪里出了点问题？你不要猜猜看，你的眼睛、牙齿、舌头，在我的眼里都是什么样子？你就不想知道，人类除了会吐雪之外，还能不能吐出点别的什么？”医生扫了他一眼，闷闷不乐的年轻人窝在椅子上，眼睛垂得低低的，那模样看起来就像只无害的鹿或是温驯的羊。

“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和你的病征有点相似。但他吐的不是雪而是花，只要他一开口说话，就会有大朵大朵的玫瑰花掉下来，整个房间的地板上都铺满了花，一块能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他耸了耸肩膀，“虽然对当事人来说很痛苦，但大家都觉得很有趣，不过你不会想要知道他的结局的。”

“你该走了，不要妨碍我玩游戏。”医生把陷入沉思的年轻人往房门外赶，“赶快把它忘掉。”

“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来解剖我的会是你吗？”这是年轻人

被他推出房门前的最后一句话。

“我希望不会有那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年轻人的表情看起来更加失落了。

3

“你好，我能坐在这里吗？”

这回凑到他跟前的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相貌漂亮，脸颊软嫩得像能掐出水来。也没等年轻人给出点反应，女孩在他身边坐下，做了个抱歉的手势：“我和朋友们玩游戏输掉了要接受惩罚，你愿意告诉我一个你的秘密吗？”

年轻人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在咖啡店的角落里，几大盆绿萝枝叶盘亘，像道天然的壁障隔开了那群叽叽喳喳的小姑娘。他看看一脸期冀杂着点紧张的女孩，又瞅瞅那几个兴奋地靠在一起的小脑袋，沉吟了一会儿：“我……能吐雪。”

小姑娘乐颠颠地跑了回去和好友们分享她的惩罚结果，也没人会介意年轻人的话。那片绿色后面爆出阵惊天动地的哄笑声，几个女孩儿头凑在一起，肆无忌惮地朝这儿偷瞄，年轻人想，游戏而已，谁都当他是敷衍是欺骗，没有人会当真，也没有人会在意，他不由得有些想那个只会玩计算机自带游戏的医生。那天从医院里回到家之后，他的症状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有时甚至说话间就会从齿缝间漏出几点雪片来，也幸亏他吐的不是花而是雪花，碰着暖

呼呼的空气就升华了，除了偶尔会在嘴角挂下几条银线外，余下的也没什么不便——只是有关年轻人有说话流口水的毛病的流言还是传开了。

但女孩子之中的某些人却不这么想，她们的茶话会结束以后，其中的一个就坐到了他旁边的位置上：“我听说你能吐雪，能和你谈一谈吗？”

出乎年轻人意料的是，她不是个好奇心严重的人，也不是个猎奇主义者，更不是什么三流报刊杂志的小记者，甚至也不是某间医学院的学生。但女孩的第一句话就像磁石一般将他的注意牢牢地抓住了，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分钟，他将绝对不可能忽略她说的任何一个字眼，提供的任何一点消息。

她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得了吐花症。”

“我有个比我年长几岁的哥哥，他在医院实习的时候染上了这种病。”女孩念出了某间医院的名字，年轻人发现就是他之前求医的那一间，“没有人知道潜伏期有多久，也没有人知道这种病的早期症状是什么，更别说是怎么染上的，病原体是什么。总之就是在四月一日——这个日子很讽刺吧？他开始发病了。”

“他和我互道早安，然后我看到一朵玫瑰花从他的嘴里掉了出来，粉红色的玫瑰，茎杆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尖刺，也不知道哥哥的喉咙有没有受伤，我记得那样的一朵花在情人节的时候要卖到 25 块一枝。”她陷入了回忆，“最初我以为那只是个愚人节的小玩笑，但当第二朵、第三朵从他嘴里漏出来的时候，我是真真正正地开始害怕了。可是他让我别担心，他仍旧要去上班。”

“我记得在医院里有他的暗恋对象，而且那个没出息的家伙正打算在愚人节当天向对方告白。抱着一大捧玫瑰向对方告白的话，应该没有人会拒绝的，但如果一边开口说话，嘴里还一边不停地往外掉花，那个场面光是想想都觉得特别可怕吧——我这么劝告他，但他……”

他还是拒绝了你去了医院，而且再也没有回来。体贴的年轻人在心里把她没说完的话默默地补全了，这真是个悲伤的故事，特别是“不会想要知道的结局”。沉默寡言的他不知道怎么哄正拿着纸巾不停擤鼻涕的女孩，他只能闭上嘴安静地倾听她含着泪的请求：“我唯一能依靠的人就是你了，求求你，帮我弄清楚我哥哥的下落吧。”

4

如果还能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他究竟会选择哪一边呢？

是选择忘记这一切将它们当做大梦一场，或是会选择为了自己的半点私心向女孩伸出援手。年轻人直挺挺地躺在床板上，麻药开始起效用了，头顶上那刺眼的灯光都变得朦朦胧胧，全身上下都像泡在云海里。还有人拿东西缚着他的手脚，他调用全身力气动了动酸软的手指头，“咣”的一声，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

不对，在房间那头忙活着的医生们听到了这声响动。两个戴着口罩的人靠近年轻人，一个人压着他的一只手，有个人他认识，就是

那天接待他的医生。医生戴着口罩，鼻梁上还顶着副平光镜，见他眼睛一动不动地朝着自己瞧，估计是认出了自己：“还记得我吗？”

“别担心，为科学事业献身做贡献可是种荣誉哈。”

医生轻轻拍了拍他的脸，小声吩咐着自己身边的女助手，年轻人总觉得那助手口罩上方露出双秀美的眼睛分外面熟——那究竟是谁呢？他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似的。

5

冬夜，雨雪纷飞。

街上行人很少，路灯下稀稀拉拉地立了几对情侣，圣诞夜刚过，地上落了的彩色丝带被碾进尘土里。旁人都赶着回去享受这安宁长夜，唯独路边的长椅上坐着个人，眼珠转个不停，看着就心神不定。

那也是年轻人，看穿着打扮像个大学生，一张脸却生得还像是个没长开的少年。他的膝盖上落满了红红绿绿的圣诞礼物，小棉袜、小树杈、糖果棒，堆了满怀，像是个卸下装备的圣诞老人，又像块甜甜的蜂蜜，吸引了周边几个正在玩耍的孩子的注意。

孩子们拿着心仪的礼物闹哄哄地离开了，先前他们在的时候年轻人没敢说话，现在终于是连背影也看不到了，他总算能自语几句。但一张口，那糖块巧克力就和水流一样哗啦哗啦地向下掉。

他也患上了这糟糕的病症。年轻人记得在三条街之外的地方